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参 考 材 料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79.12

编 者 的 话

本书是为图书馆学系函授生学习“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而编辑的。

书中所收参考资料，着重于讲述工具书与使用工具书时所必备的知识，都是针对学员学习中的难点或实际需要而选录的。

由于时间匆忙，又是初次编选。遗漏或选收失当，在所难免。我们准备听取意见，再作修改，使之逐步完善起来，更加切合实用。

编 者

1979年12月

目 次

中国辞书史话·····	方厚枢 (1)
谈字典、词典的使用·····	何多源 (26)
《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	陆宗达 (31)
论《康熙字典》·····	张涤华 (49)
《辞源》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96)
《辞海》前言·····	辞海编辑委员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98)
《艺文类聚》前言·····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01)
重印《太平御览》前言·····	聂崇岐 (115)
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陈 垣 (120)
《文苑英华》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影印组 (124)
影印《永乐大典》序·····	郭沫若 (132)
《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	胡道静 (136)
《佩文韵府》与《骈字类编》·····	刘叶秋 (153)
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	张舜徽 (157)

工具书之王——百科全书·····	常 政(163)
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	姜椿芳(170)
丛书概述·····	施廷镛(175)
中国的地方志·····	王重民(187)
《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影印组(197)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出版说明 ·····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201)
中国历代官制简述·····	聂崇岐(205)
中国古代历史纪年问题·····	柴德赓(225)
地理沿革·····	向仍旦(233)
反切择要·····	殷焕先(242)

中国辞书史话

方厚枢

辞书，是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词典的统称。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遇到一些知识和资料性问题的困难时，如果善于使用辞书，便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它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工具。

我国辞书编纂出版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出版史上出版辞书最早的国家之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字书出现。《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所载周宣王太史所作的《史籀篇》，是见于著录的最早的一部字书。近人认为，这部字书为春秋战国间秦人所作。“籀”(zhòu)，是诵读的意思，首句大概是“太史籀书”，因取“史籀”二字作为篇名。原书共十五篇，早已亡佚。今存《说文解字》中所引“史籀”及所录“籀文”二百二十三字。字体与石鼓文及春秋时代的秦系金文相同。

秦汉时，字书逐渐增多。秦代有《苍颉篇》七章，相传为丞相李斯所作；另有赵高的《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一作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汉代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等。汉代人曾把《苍颉》、《爰历》和《博学》三部字书合编为《苍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为五十五章。晋代人又把《苍颉篇》（包括《爰历》、

《博学》在内)和《训纂篇》、《滂喜篇》合称为《三苍》。

早期的字书，都是杂取若干个字，编成四言、六言或七言的韵语，主要是供学童识字用的，所以称为“小学”之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古人贵族子弟八岁入学先学识字，所以汉代人把文字学称为“小学”。隋唐以后，小学的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至清末，章太炎认为小学这个名称不确切，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

秦汉时代的字书，现在除《急救篇》(一名《急救章》)还能看到全文外，其余的都已亡佚^①。《急救篇》的作者史游，西汉元帝时任黄门令。这部字书所收的全是当时常见习用的字，开头的几句是：“急救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书名“急救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实际上是一本儿童识字速成的常用字课本。这本书并不象后来编的字典那样只收单字，而兼收人名、地名、衣服、饮食、器用等杂物、词语，分类编成，便于学童识字，同时也可获得一些常识。由于字句整齐，合辙押韵，也便于诵读和记忆。这种编纂方法，曾为后来编写通俗读物所仿效。

早期的字书中虽然罗列一些字词，但未作解释，同后来出现的字典、词典是有区别的，所以也有人把这类字书称为“杂字”书

汉语中的字和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有时一个词由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由于解字释词的重

① “三苍”有清代孙星衍、任大椿，近人王国维等人的辑本，以王辑本较为详备。

点不一样，所以近代有了字典和词典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汉语中特有的现象，其它各种语言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统称为词典。现在的字典，大都兼收语词，而词典也都以单字为词头，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字典以释字为主，词典以解词为主。

语言里每个词都有它的声音和意义，用文字写出来，又有了形体，所以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个方面。我国古代讲文字训诂的工具书，对形、音、义三方面各有偏重。讲字形为主的以《说文解字》为代表；讲字义为主的以《尔雅》为代表；讲字音为主的以《广韵》为代表。后来的各种各样的字典、词典，都是从这三大类发展、演变而来的。

一、古代几部主要字典

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一千八百多年前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汉代儒生讲五经的，有古文学和今文学两派之爭。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古文经是用战国时古文字写的，许慎原学今文经，后从贾逵学古文经，以博通经籍而负盛名，被称誉为“五经无双”。他认为今文家对文字的解释牵强附会，颇丧原意，于是根据先秦经传及秦汉的字书，并广泛征求当时许多学者的见解，写成《说文》。这部书的初稿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就已基本形成，但他并未公诸与世，而是继续修改补充，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于年老病重，无力继续修改，才叫他的儿子许冲把书献了出来。

《说文解字》的“文”指独体的象形、会意的字，“字”指合体的会意字和形声字。全书共分十四篇（加上后叙，共十五篇），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其中重文（即古籀异体字）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许慎把九千多个汉字，按其形体特点归纳为五百四十个部首。部首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据形系联”，即把形体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每个部首所收的字，基本上是“以义相引”，即把意义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这样排列，不但便于寻检，对于研究字意也有帮助。

许慎在《说文》中所作的解说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个字。他通过对文字的构造、意义、声音的关系的分析，对战国以来流行的分析文字的理论即“六书”说作了明确具体的解释。这部书把汉代能够看到的古文字尽量记载下来，因而保存了大部分的先秦字体，汉代和以前的不少文字训诂知识，以及先秦音韵的珍贵材料，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虽然书中杂有不少迷信成分，说解也有错误之处，但仍然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研究古文字学和古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许慎在本书中首创的根据文字形体分部归类的办法，给后来的字典影响很大。

《说文》成书之后，经过几百年的辗转传抄，到了唐代，有一个文字学家、书法家李阳冰在刊定《说文》时对内容作了窜改，许慎的原本从此即不得见。现存《说文》最早的版本是中唐时“木部”写本残卷，仅存一百八十八字；唐宋间日本摹本“口部”残卷，存十二字；还有一个日本人所藏残卷，仅存四字。现在通行的传本，一是北宋徐鉉等校定本，世称“大徐本”；一是徐鉉之弟徐锴于南唐时所著《说文解字系传》，世称“小徐本”。徐鉉等校订的本子，不仅

对原书的内容作了整理、审定，还把其中的文字，全用反切注音，并将当时经籍常见而许慎未收的字补入书内，加以解说，附于各部之后，称为“新附字”。全书分为三十卷，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完成，由国子监雕版印行，这个本子此后即成为流传较广的通行本。

历代出版的《说文》刻本很多，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重刊的北宋本内容较好，被称为善本，但密行小字，不便阅读。同治十二年（1873年）番禺陈昌治将版式作了一些改革，据孙本改刻为一篆一行本，以许慎原文为大字，徐鉉校记为双行小字，眉目清楚，便于阅读。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的《说文解字》，即以陈刻本为底本，将两页并为一页缩印，并于每行篆字上端增加楷体字，书后附有新编的检字表，读者使用就更方便了。

《说文》出版以后，历代都有人研究，著作很多，以清代学者研究成就较大，注本有百余种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段、桂、王、朱四家。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先从校勘入手，校正讹脱；再用古书上所用字义，以阐明《说文》的说解和一字多义的由来。创通条例，联系音韵和训诂，对汉字研究很有贡献，是《说文》注本中最重要的一部。桂馥著《说文解字义证》内容主要是征引古书有关材料以疏解《说文》，取材范围较广，提供古书例证较多。王筠著《说文释例》详细解说“六书”的体例，另著有《说文句读》是在段、桂二家的基础上加以删繁举要而成，便于初学。朱骏声著《说文通训定声》，据《说文》九千多字，又增附七千多字，从中分析形声声符一千一百三十七，再依古韵归并为十八部。书中着重通过音义的关系，指出文字的通假区别，是学习、研究古汉语很有用的一本参考书。近人丁福保把历

代研究《说文》的著作二百多种，汇编为《说文解字诂林》，1928年由上海医学书局刊行，共六十六册。编排以“大徐本”为经，将各家注解按字剪贴，读者检一字而各家的注解齐备，查阅极便。1932年又搜集近代有关《说文》研究著述刊《补遗》十六册，连前书共八十二册，成为历代注释《说文》的总汇。

查检《说文》的工具书，清代有黎远椿的《说文通检》、史恩绵的《说文易检》、蒋和的《说文部首表》、冯桂芬的《说文部首歌》等。《说文解字诂林》有一册“通检”，按一般字典的部首分部收字，同部中的字以笔画多少为序排列，字下注有页码，查检甚便。

继《说文解字》之后编纂的字典，比较重要的有晋代吕忱的《字林》，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的《玉篇》，宋代王洙、司马光等的《类编》，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张玉书等编的《康熙字典》。这几部字典都是分部编字，属于《说文》系统，但在字体、部数、字数、字次等方面各有异同。

《字林》和《古今文字》，原本早已失传，只有后人的辑本。

《玉篇》最早的原本，只有唐写本残卷，今本系后人重修的，改名《大广益会玉篇》。原本收一万六千九百七十字，今本收二万二千余字。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体编写的字典。《玉篇》在文字解释方面，不再用《说文》的“六书”系统，而是以音义为主，每字下面，先用反切注音，再释字义。对字形注重篆隶的变迁，不象《说文》那样注重探古籍之原。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丁度等编撰《集韵》，收

五万三千多字。为了与《集韵》相配合（一按部首编，一按韵部编，便于应用），因此由王洙等另编一部《类编》，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开始修纂，最后由司马光等人整理，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成书。本书共十四卷，又目录一卷，各卷又分上中下，共四十五卷，内容继承《说文》和《玉篇》系统，着重于探讨字原，讲古音古训，阐明古今文字形体的变化。书中增收不少新字，共收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重文二万一千余字。

明代末年梅膺祚编的《字汇》，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第一部内容比较通俗、编排方法有所革新的字典。在此之前编纂的字典，部首比较繁琐，内容比较深奥，一般人使用比较困难，直到这本《字汇》问世，才开始有了较为通俗的字典。编者认为：“近世事繁，字趋便捷，徒拘乎古，恐戾于今，以今时尚者酌而用之。”他大胆改革了从《说文》以来沿用了一千五百年的部首分类法，从五百四十个部首简化归并为二百一十四个；正文以子丑寅卯等地支分为十二集，部首和各部中的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全书共收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除增收一部分新字外，还收入许多通俗用字，不收僻字。注音先列反切，后注直音。解释字义比较通俗易懂。首卷后附“检字”，排列不易辨明部首的难查字；每卷卷首还有一个表，载明该卷所有各部首及每部所在的页数。书后附有一些对读者很有用处的附录，如“运笔”排列各种形体的字七十多个，分别说明每字落笔先后次序；“遵时”采当时通用的字一百二十多个与古体并列，指明读者应按通用的写法书写；“古今通用”列一百三十多字，说明古今字体的不同，告诉读者这些字古今通用，写哪个可以随便；“辨似”列有笔画形体差别很小容易写错的字五百多

个，一一分辨；“醒误”排列坊间出版书本上经常刻错的字四十多个，指出其错误所在；“韵法”帮助读者辨别四声和掌握反切方法。这些内容都说明了编者为了普通读者的使用方便而作的努力。由于这本字典具有以上一些特点，因此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出版以后，很受欢迎，在明末清初曾经风行一时。本书所创立的一些新的编写体例，如减并部首、按笔划多少顺序排字等，一直为以后编写的字典所沿用。如张自烈编的《正字通》，清代编的《康熙字典》，以及近代编的《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等，基本上都是沿用这种体例。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命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人编撰的，前后经过六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完成。这本字典是在《字汇》和《正字通》两本字典的基础上加以增广订正而成。共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加上重复的古文一千九百九十五字，合计四万九千零三十字^①，较《字汇》、《正字通》多出一万多字，成为我国古代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

《康熙字典》的编写体例仿照《字汇》和《正字通》，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部首也是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和同部首的字都以笔画多少为序排列。释字体例是先注音后释义。在每字之下先引《广韵》、《集韵》等主要韵书的反切，有时加注直音，接着解释字的本义，分别指出字的别音、别义和古音。每义之下一般都引用古书为证。逢有古体字即列于本字之下；重文、别体、俗书、伪书则附注于后。

康熙在本书序文中批评过去编纂的字书“或所收之字繁

① 据《汉语大字典》收字组统计，《康熙字典》实际字头为四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个，加上不作字头的字，共四万九千一百七十四字。

省失中，或所引之书滥疏无准，或字有数义而不详，或音有数切而不备，曾无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而对这本奉他之命编写的字书，则吹嘘为“一音一义之可采者，靡有遗逸”，引证“莫不旁罗博证”，“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意思是说，只有这本字书才是“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因此命名为“字典”。

《康熙字典》收字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字典，其他字典查不到的冷僻字，在这里一般可以查到；音切和字义搜罗较丰富，字义一般都引证古书例句，大多引用较早的出处，这些都是它的长处。但内容并不象康熙吹嘘的那样完美无缺。书中音切和义类杂糅罗列，漫无标准，往往使读者无所适从；释义也有许多不确切之处；对于文字的通俗用法多未注明。本书“凡例”中说“《正字通》援引诸书，不载篇名，考之古本，譌舛甚多”，而本书“今俱穷流溯源，备载某书某篇，根据确凿，……古书具在，不可诬也”。实际上书中引文疏漏和错误之处很多，甚至闹了笑话。例如人部“儻”字注：“扬子《方言》：儻西服，农夫之丑称也。”实际上《方言》的原文是“儻𧢲”，《康熙字典》把“𧢲”字误拆成“西服”两个字了。由于这本字典是“钦定”的，所以出版后一百多年，大量印行，却无人敢对它的错误提出纠正。乾隆年间，王锡侯编了一部《字贯》，以天文、地理等分类，颇有纠正《康熙字典》之处。后来由于序言中“穿贯之难”一语，有讥讽《康熙字典》之嫌，又因为书中没有对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名字“避讳”，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把王、锡侯全家处死，《字贯》的书版和王锡侯的其他著作全部被销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编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每部书都兼注优缺点，而对《康熙字典》的

提要却只有赞扬之辞：“无一义之不详，无一言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半点缺点也不敢提。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也就是《康熙字典》出版一百一十年之后，王引之奉道光皇帝之命，作了《字典考证》十二卷，才纠正了这部字典引用书证和字句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其实王引之所查出的错误不过是一部分，全书错误还不止此。

《康熙字典》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年间内府刊本，以后官府和坊间刻印的版本很多。以木版刻印的本子大约流行了一百六十多年以后，才出现用石印印刷的版本。清光绪年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开设点石斋书局，在我国最早用照相石印印刷书籍。光绪八年（1882年），这家书局出版了用照相石印印刷的《康熙字典》，将殿板原本分作三排缩印，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版式。由于缩印本篇幅减少，大量印刷后售价也比木板印成本低，所以发行数量很大。姚公鹤《上海闲话》一文中曾有记载：“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一部篇幅较多的字典在短时期内发行十万部，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国古代的字典，除了以上所述的几部主要字典外，还编纂出版了一些专门字典，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集释经书文字训诂的字典

唐初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是最早的一部采各家之说来说来注释经书文字的专门字典。所注的经书包括《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共十四种。书中收录汉魏六朝二百三十多家音切和各家训诂，这些音训的原书后来绝大部分都已失传。因此，这本书保存下来的音训，是研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重要资料，并可据以校订各书版本的异同。

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是一部专讲古代汉语字义的字典。每字之下，罗列唐代以前古籍注释对这个字的解释。共一百零六卷，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完成付刻。它只解字义，不注音读。文字的编次依《佩文韵府》分部，每韵一卷。一个字有几个音读，则按韵分入各部，各作注释。本书取材较广，唐以前经史、诸子，以及字书、韵书中的传注训解资料，差不多全包括在这部书中了。由于它系统地排比了许多材料并注有出处，对研究古汉语和查原书很有帮助。王引之称它“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是符合实际的。

（2）虚字字典

虚字（亦称助字），是语言的语法成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在句法上的差别不大，在虚字上的差别则很大。因此，阅读文言文，弄懂虚字是很重要的。

关于汉语虚字的研究，远在汉代就有人注意。但历代编纂的字典中对虚字讲得不多。将这类材料收集整理编成字典的，开始于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稍后有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助字辨略》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出版。全书共收宋元以前经、传、子、史中的虚字四百七十六字，分为三

十类，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部编排，用正训、反训、通训、借训、互训、转训等方法加以解释。书中还收集了各个时代的一些俗语。

《经传释词》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王引之所著，大约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完成，但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才出版。阮元在本书序中说王引之积二十年之功撰成此书，可见是用了相当功夫的。

本书共收周、秦、西汉古书中虚字一百六十个，从经传本文和注文以及其他书籍中选取例证来说明各个虚字的意义和用法，解释和引证都较详备。全书体例一致，条理清楚。但取材范围太狭，东汉以后的书一律不收，而且不收书面词以外的词语，收字数量也少，对虚字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有孙经世著《经传释词补》和《经传释词再补》，吴昌莹著《经词衍释》，都对本书有所补充。

1956年中华书局根据清同治七年（1868年）成都书局合刊本，将王引之原著和孙经世的两本补著合为一册，加以校订后出版；吴著《经词衍释》也已同时出版。

（3）形体字典

辨正文字形体的字典，较早有唐代颜元孙著的《干禄字书》。汉字自隶楷通行，草书变化，原来形体笔画渐为一般人所不了解。本书以四声隶字，每字分俗、通、正三体，收录不少当时已通行的简化字，考辨颇详，对当时识字及书写规范的建立有所帮助。此书原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所以取名“干禄”，是“求禄位”的意思。后来颜元孙之侄、书法家颜真卿将此书写录刻石，流传较广。

除《干禄字书》外，还有宋郭忠恕的《佩觿》、李从周

的《字通》。辽释行均的《龙龕手鑑》、元李文仲的《字鑑》等。这些字典重在讲字形，音训很简单，有的没有音训。它们大都是根据《说文》来推究汉字的形体变化，考订古今文字的异同，订正俗字的错误和探讨字源，对正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介绍汉字形体的工具书，还有宋代蒯机编的《汉隶字源》，清代佟世男编的《篆字汇》，石梁编的《草字汇》，潘存辑、杨守敬编的《楷书溯源》等书。

《篆字汇》以楷体字为字头，下列篆字，以同音字注音，有简单释义，按部首排列。

《汉隶字源》是一本隶书字汇，采辑三百零九种汉碑、三十一种魏晋碑中第一个出现的隶字，依形钩摹，分韵编排。各字并注明所见碑目，必要时加以解说。

《草字汇》集录汉章帝至明朱学古八十七家所书草字法帖，兼收草韵、草诀一类书中的字，以及近世书家递相传写可以借鉴者，按梅膺祚《字汇》偏旁排列。

《楷书溯源》收魏晋至五代重要碑帖的楷体字，按《说文》次序排列，是一部比较完善的楷书字汇。

二、古代几部主要辞书

（1）最早的一部词典——《尔雅》

我国最早的一部辞书是《尔雅》，它的作者已不可考。大约此书先秦已有，经过许多人的增补，最后成书于汉代。书名《尔雅》，“尔，近也；雅，正也。”就是取其“近乎正”的含义。“正”，也含有正字义，正事物之名的意思。还有一种解释：“尔”是“昵近”、“依据”的意思，“雅”是指“雅